布老虎短篇书系

# 玻璃咖啡馆



◎金仁顺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布老虎短篇书系

# 玻璃咖啡馆

金仁顺 著

ISBN 978-7-5313-3548-1



定价：20.00元

布老虎短篇书系

# 玻璃咖啡馆

金仁顺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金仁顺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咖啡馆/金仁顺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5
（布老虎短篇书系）
ISBN 978-7-5313-3548-1

Ⅰ. 玻… Ⅱ. 金… Ⅲ.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0313号

玻璃咖啡馆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马赛萍
幅面尺寸 145 mm × 210 mm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8.7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548-1 定价：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24-25872814转2050

#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 ——布老虎短篇书系总序

孟繁华

布老虎书系的出版，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这一想法的萌生，缘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忧虑。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不仅激发了作家对市场诉求的积极性，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只要看看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畅销小说，对这一判断就会被认为大体不谬。

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缺憾”，不可能在市场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为“拳头产品”，但也正因其体式的要求，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欧·亨利、都德、契诃夫、海明威、鲁迅、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即便是“先锋”、“现代”、“后现代”的作家，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需要做一点说明，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系列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容易引起歧义甚至非议。做如是说明，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作为主编，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

# 目 录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 孟繁华 / 001
盘瑟俚 …… 001
小城故事 …… 008
高丽往事 …… 015
引子 …… 027
伎 …… 038
谜语 …… 048
乱红飞过秋千 …… 061
未曾谋面的爱情 …… 070
五月六日 …… 085
玻璃咖啡馆 …… 099
冬天 …… 108

爱情试纸 …… 114
鲜花盛放 …… 120
去远方 …… 130
冷气流 …… 145
电影院 …… 158
秘密 …… 167
听音辨位 …… 172
名叫马和 …… 195
铤而走个险 …… 208
啊朋友，再见 …… 219
你还爱我吗 …… 228
一篇来稿和四封来信 …… 239
霰雪 …… 250
酒醉的探戈 …… 259

# 盘瑟俚

请安静下来，听我为您说唱一个故事。

我的父亲是从花阁里把我的母亲买出来的。我的母亲十八岁时，差不多全城的男人都为她的美貌倾倒。我的父亲是贵族的后代，长相俊俏，风度迷人。有一次他喝了一整坛米酒，当他从流花酒肆走出来时，仰头瞧见了在酒肆对面“藏香”阁里挂着的一排花牌，他指着我母亲的花牌对酒肆隔壁绸缎庄老板说，我要娶那个女人。绸缎庄老板上下打量着他，说：“求亲的话，您得换件衣服才行。我们店里刚进了上好的中国丝绸。”我的父亲跟着绸缎庄老板进了店，两个时辰之后，他面貌一新地从绸缎庄走了出来，直奔“藏香”阁而去。他在“藏香”待了一天一夜，然后把一个歌伎娶回了家。

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宅院，里面有两个花园和十几间屋子。在我记事的过程中，屋子一间接一间地变空了，只剩下空箱子，这些空箱子成了我游戏的屋子。我经常躲在里面睡觉。有一次我从梦中醒来，发现屋子里有人。一个陌生的男人压在母亲的身上，她的头发散开了，像黑色的流水淌在白色的花纹席上。男人离去后，母亲趴在席子上哭了好长时间。突然间，她的身子被什么东西钉住了似的，变得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面前掀开了箱子盖。母亲用她的衣袖替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轻声笑着对我说道：“以后不要躲在箱子里了，这可

不是一个贵族小姐应该待的地方。”

一坛酒下肚之后，父亲的话就随着酒嗝儿往外涌：“本来我是可以娶一个贵族小姐的，她们也许长得不太好看，但是天黑了以后所有的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吗？年轻时我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娶了一个贱人回家。她生下了你，你就是一个小贱人。”没等父亲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子，我已经离他很远了。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酒气，躲开他或者找到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屋子搬空以后，父亲把母亲关进一间屋子，谁买酒给他，他就让谁走进那间屋子。开始的时候总能够在屋外听见母亲的哭声，后来母亲似乎变得高兴起来了，整天在屋子里唱歌：“好比是，锄头好，刃儿薄，怎无奈，割稻麦，仍需用镰刀。哥哥见爱，百般呵护，千般好。缺金少银，妈妈不让，上花轿。”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把关着母亲的门打开了，但她自己又把门关上了。进过母亲屋子的人出来后对父亲说母亲疯了。父亲说她没疯，她不出来是因为她不喜欢过这种生活。

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抚摸我，同时，伴有哭泣之声。第二天我醒来以后，看见花园里搭起个木床，母亲躺在上面，几个女人用整匹的白布把她包起来了。

“本来这个宅院能卖上一个好价钱的，这下子完了。”父亲坐在一边，手里握着个酒壶，他指着母亲大声问道，“为什么你总是不放过我？我这一生的好运气全都被你这个贱人给毁掉了。”

说到最后，父亲扬手把酒壶朝母亲扔过去，酒壶打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发出了鬼似的尖叫声。

卖了宅院后，我和父亲搬到城边的两间草屋去住。他每天

清早去酒肆里喝酒，天黑以后才回家。我到一家绣坊学绣花，绣坊老板的母亲是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太太。她曾经是名噪一时的盘瑟俚艺人，但现在她老了，身体萎缩得和我差不多大。每天下午，她都用沙哑的声音给我们说唱故事。她的声音中有一种魔力，让人无法抗拒。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她对我招手："过来，孩子。"

我走过去。

"你是谁？"

"我叫太姜。"

"那个败家子的孩子吗？"

"是的。"

"我还记得你母亲活着时的模样儿。那个小美人儿，她有一副比百灵鸟还要动听的嗓子。"

"她死了。"

"是的，她死了。"老太太用温暖的目光抚摸着我的脸，感慨着说，"她没留给你美貌，但把金子般的嗓音留给了你。"

我在绣坊里过得很愉快。我绣的花好像能发出香气，我绣的鸟好像能开口唱歌。活儿做熟的时候，那些盘瑟俚故事我也全都听熟了。私下里，我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些故事讲得更加好听。

绣坊的老板说，太姜是个天生的绣工。但她的母亲不这么看，她说我是个天生的盘瑟俚艺人。她们俩说着说着，有时会吵起来，有时她们还会一起把头转向我，问我："太姜，你自己说一说看。"

我说："我想做绣工。"

"怎么样，妈妈？"绣坊的老板笑逐颜开。

"我们等着瞧。"老太太也笑逐颜开，"我活了这么一把年纪，不会看走眼的，太姜是个天生的盘瑟俚艺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夜里，一个男人上了我的床，侮辱了我。天亮以后，我的父亲对我说："这事算不了什么！你就当是做了一场梦。"他收了那个人的钱，买了很多酒，他和我说话时，手里还握着酒壶。

于是我起床做了早饭，像往常一样去了绣坊。

绣坊里女人们全都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太姜，你的脸色为什么那样白？"

"昨天夜里母亲来看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话就脱口而出了。

"哗！"她们的表情吓了一跳，"你见了鬼？"

"是的。"我边说边哭，"母亲很漂亮，但她没有长翅膀。"

"鬼长翅膀？"他们惊异极了。

"当然了。"我听母亲说，"每个死去的人都在努力长翅膀，只有长完整翅膀，他们才能在某个孕妇生产时，飞进新生儿的身体里，托生回到人世间。"

"啊！"大家长长出了口气。

我在人群外面，看见那个盘瑟俚艺人，她的笑容沿着满脸的皱褶，四处流淌。

父亲的酒喝完以后，又有男人来到我的床上。事情周而复始。我不认识这些男人，这些在我身体里旅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知道他们总是随着黑夜到来，又随着黑夜离去，他们的面目像黑夜一样模糊不清。

后来，我出嫁了。

我的嫁妆在众人的眼前闪闪发光，比新娘更加夺目。我的父亲坐在门槛上，笑嘻嘻地冲我摆手。娶我的男人是一家酒铺的少主人。有一天他来找父亲要酒钱，碰巧看见了我，他对父

亲说如果你把女儿许配给我，不但以前的欠账可以一笔勾销，以后你想喝多少酒都行。父亲一口答应了。

这个酒铺的男人不喝酒，他在新婚之夜发现自己的新娘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他打了我两个耳光，说："我早就应该想到，你那酒鬼父亲一直在喝什么东西！"

第二天早晨，父亲被酒铺的伙计叫到酒铺里，他们让他把我带回去。

"我不能要一个破烂货，这太失身份了。"只做了我一天丈夫的那个人说。

他们把我的嫁妆，还有我，扔到了一辆由一匹癞皮马拉的破马车上，带我回家。

路上很多人围着我们。人们的指头经常在指指点点时碰到我的脸。父亲转头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钻进嫁妆里面躲一躲？你把我的老脸全都丢尽了。"

我望着他，微微笑。

"你还有脸笑？"他转头对围观的人说，"你们都看见了吧？她竟然还在笑?！天啊，她和她的母亲一样，是从来就不知耻的贱货。"

他把我扔到家里，驾着马车走了。在集市上，他用我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嫁妆换回来两大缸米酒。

这件事情让他找回了好心情，回到家以后，他喜滋滋地打量着我说："早知道你的手艺能换酒喝，我就不把你嫁人了。"我抓起一只昨天办喜事用的活公鸡，扔到了酒缸里。公鸡在酒缸里扑腾起来。

"天啊天啊！"父亲大呼小叫。他爬到了酒缸上面，伸手去抓那只公鸡。我几乎没怎么用力，就把他推进了酒缸里。他很痛快地喝了几大口酒，然后把头伸了出来。但我立刻就把他的头又摁了进去。他试图又伸出头来，我又摁进去。这个过程比

我想象中用的时间要长很多。好在结果和想象中是一样的，我的父亲坐在酒中，他留在人间最后的表情中显示出了某种疑惑。

我被官兵抓起来了，我的罪名是谋害了一个贵族的生命。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起这事的，关于父亲的出身已经有很多年无人提及了。

公审我的那一天，全城的人都拥到了谷场的空地上。人们的眼睛雪亮雪亮，官兵们手里的马刀也雪亮雪亮。

“你知罪吗？”府使大人问我。

“我何罪之有？”

“这么说，你不知罪？”府使大人说，“我得提醒你，谋害贵族，按律当斩。”

人群中这时发生了一阵骚动，我看见绣坊老板的母亲，那个老盘瑟俚艺人，穿戴整齐地被几个男人扛在木板上，朝我这边挤了过来。她的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身边放着一面圆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盘瑟俚艺人玉花。”老太太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并不高，但似乎全谷场的人都听见了似的。

人群中海潮般的说话声慢慢地平静下来。

“当年，我在王宫里给成祖先王演唱盘瑟俚，成祖先王赐给我了这个。”玉花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

“拿先王来吓唬我？”府使大人冷笑一声。但是官兵把金牌送到他手里时，他翻来覆去很仔细地看了半天。然后才问玉花：“你想干什么？”

“我想在这里演唱一曲盘瑟俚。然后，请您再定太姜的罪。”玉花说。

“杀人犯是不能纵容的。”府使大人说，“你即使有先王的

金牌也不行。”

“我只想演唱一曲盘瑟俚。”玉花说。

“那好吧。”府使大人说，“姑且听听。”

于是，玉花演唱了一曲盘瑟俚。我不知道她说唱的是谁的故事，我只知道我的眼泪像春天的雨，下起来就没个完。不光是我，全谷场的人都被玉花说哭了，连冷冰冰的府使大人也用袖子遮住了脸孔。玉花说唱完毕后，全谷场的人保持了长时间的安静，然后有人喊了一声：“放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吧。”

在一声喊之后，场面一下子就乱了，我被声音层层包围，然后又被声音推到一个尖利的高处。人们瞪大了眼睛冲府使大人叫喊着：“放了太姜，放了这个姑娘。”他们的目光让人害怕。我想府使大人最后不施罪于我，一方面是受了玉花的感动，另一方面是受了这些吼声的影响。

是的，接下来的事情和你们想象的一样。我成了一名盘瑟俚艺人。我既是一名说故事的人，同时也是故事里的一个人。

[盘瑟俚] 朝鲜族特有的一种曲艺样式。李朝英祖时代开始，民间艺人在朝鲜唱剧中的一种形式，表演时艺人穿民族服装。当代仍有流传。

# 小城故事

空心长老外出云游多日，再回小城时，发现原本平静的小城被一个女子搅和得乌烟瘴气。

“她叫姜贞子。”一位寺僧对空心长老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据说她是从汉城府来的。”

姜贞子的脚刚落到小城，她的美貌便在坊间不胫而走。那些以写逸闻传记为生的书生们，仿佛从连绵数月的宿醉中突然醒了过来，预备出一大堆“洛浦仙人，巫山神女”之类的形容，在钟街烟肆说来论去。其实，不要说这些与功名无缘的无聊汉们没见过姜贞子，就是在她居住的花阁里，见过她的人也屈指可数。

“一个月前，姜贞子在本城最大的花阁‘天音’挂花牌。她不像一般的歌伎舞伎那样披红挂绿，坐着两人抬的轿子，低眉垂眼，羞答答地绕街走上一遭，最后从花阁的正门走进去，让人把刻了名字的花牌挑到飞檐上便算了事。她挂花牌的那一天，比府使大人升堂、御使大人出行还要排场得多。我们站在藏经阁的楼顶，等了足有两个多时辰，才看见有四个男人抬着一顶软轿走进了人从中间。虽然我们离得很远，也还看得出那顶轿子是有些特别的，比一般的轿子大，轿顶像一把撑开的伞。它进入到人群中间，如同一条被搅进旋涡里的船，荡漾了好一阵子，才挤到‘天音’的门前。

“这时，一个钩子从楼下垂下来，钩住了轿顶，向上一拉，

竟然把整个轿冠轿衣都拉上去了。我们这才发现，轿衣下面是一面大圆鼓，一个女子站在上面，穿着宝蓝色的衣裙，衣裙上面绣饰着白色的图案，她背着一个长鼓，在圆鼓上跳了一支长鼓舞。我们是听不见声音的，只能看见她转动的身形，好似轻烟流云一般。舞跳完后，姜贞子跳到一个男人的身上，这个男人把她交给另一个男人，由那个男人把她送进了花阁里面。”

寺僧这时注意到空心长老的脸色，他的滔滔不绝一下子冻结了。

“完了？”空心长老问了一声。

“没完。”寺僧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道，“姜贞子的花牌挑出飞檐后，从花牌下面垂下四条宽幅的红绸，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红绸上面写着一首时调。”

“写些什么？”空心长老说。

寺僧清了清嗓子，说：

“天音楼上月色空，

“白银霜雪映房中。

“金钗十二红绡帐，

“第一佳人一点红。”

说完，寺僧的脸上微微变了颜色。

“不知羞耻当下十八层地狱。”空心长老恨恨地说。

“可是，竟然有人出价五百两银子，标下了姜贞子一个月的花牌。”

“五百两？”

“是的。这些银子够我们为大堂里的佛祖塑一个金身的。”

“荒唐。”空心长老哼了一声。

端午节的前一天，空心长老带领寺中众僧打扫了寺院，做了早课，然后大开寺门，等待香客。每年的这一天，是全城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